



東萊博議

天

□ 12  
3546  
1



門 12  
號 3546  
卷 1

同類子

右 12  
4

以東洋先生真本  
訂正點畫之無誤

# 東萊博議

浪華書林

積玉圃藏

## 東萊博議序



余既評鍾伯敬史懷而行世矣復謀所以  
通古於今者夫今之文瀾浩湧以辭議相  
高新陳錯而翻案竒何渠能如古之折衷  
於聖主之道哉余竊憂其為橫議耳闢中  
之業聖祖以為人品心術之攸關而識者

東萊博議

以下氣運人材之升降有世道之憂者柰  
何甘爲之倡而不恤爲名教地乎東萊呂  
先生家傳文獻學有淵源當時退居東陽  
以進勉後來爲已任故所著有博議一書  
先生亦自題之爲舉子課試之資今讀其  
文粹然大儒而論必衷於正道脩身治世

△

○ 覩然忌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群  
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  
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  
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忽  
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  
以爲媒借途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

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適或侮而譙一語  
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  
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  
以詵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  
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

東萊呂祖謙伯恭撰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  
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日盡  
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游  
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  
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

東坡志林 序  
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  
必抄寘褚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娼黨  
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容或咎  
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予亦聞鄉隣之  
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  
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

○

△  
兩無忝焉先生始亦爲當時斲救焉身而  
顧自云播其病以求療於諸公長者則先  
生之托猶可知矣蓋世界痿痺而聖賢救  
之以功與言子輿氏之所謂不得已也遠  
古無論卽吾夫子之作春秋而寄其意於  
知我罪我夫子亦惟恐人之不之知也與

東坡詩話 卷一  
瘼不相關無寧求罪焉則何也論議  
則僉壬慚是非公則悖亂阻夫行而不  
得遂謀而不得成險巇幽僻之徑塞光  
明正大之路開則必有畸行邪說以相  
與混淆而角逐之中材以下決擇其難  
之矣虞廷精一之授受而兢兢於人心

三  
道心則從來理之爲欲障也久耳風會  
益衰欲益波而理愈渺夫子以筆削奮  
其滌蕩之吹噓而療春炁世之病者立  
萬古之方書也丘明氏別其溫涼燥濕  
之宜而公穀二子間亦發其南北川嶽  
之用而夫子不憚致願於知臯者則以

知聖賢者見千萬世之病而病之如以  
其身焉者也惟夫子以賞罰二百四十  
年者爲揭之大塗之醫王而萬世之精  
神心術之疾瘵惟左公穀三子至闡其  
致病之繇而萬世論列紕謬之症顯而  
今之大病乃反見之經學舉業之中豈

四  
非處方定劑者之過也哉抑亦有本焉  
枵腹而應世類如饑者之觸寒暑窺牖  
而譚天類如醒者之飲鴆毒倫行未脩  
而徒以文章自命又類如癘瘋之搏飯  
而強食也其爲病不更侈大乎余所以  
慨慕於伯恭先生而漫爲之廣其指其

亦自揭其深痼隱疾云爾

子申春日黃巖陶珽識

東萊呂祖謙伯恭撰

凡例

- 一博議一書其文前後辨論俱有關係最宜通篇熟讀舊本句解其下不獨礙目并其旨趣俱若格格不屬今悉改正殊覺誦覽爽然
- 一東萊立論以聖賢為宗其行文惟求達意不尚深辭且論議皆春秋之事又非訓末學可知加以膚淺之註轉屬贅疣今惟一二隱僻之事釋



之篇末以備稽考其餘在人口耳者悉為刪去  
一名賢評點甚夥不能具載惟彙輯其着脉當理  
者標于上以識異代同心云爾  
一舊本不獨魚魯多誤其中錯落何可勝計今俱  
細細較正一字不訛未必于東萊無小補讀者  
當自得之

東萊呂先生博議目錄

卷一

- |        |          |
|--------|----------|
| 鄭莊公共叔段 | 周鄭交惡     |
| 宋穆公立殤公 | 臧僖伯諫觀魚   |
| 用兵     | 隱公問羽數    |
| 鄭伯侵陳   | 盟會聘享失禮   |
| 穎考叔爭車  | 齊魯鄭入許    |
| 息侯代鄭   | 羽父弑隱公    |
| 臧哀伯諫郟鼎 |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

齊鄭衛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魯父以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莫敖屈瑕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威公文姜如齊

楚武王心蕩

卷二

鄧三甥請殺楚子

魯莊公圍郕

妖祥

齊魯戰長勺

宋萬弑閔公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

鬻拳兵諫

卜筮

曹劌諫觀社

晉殺其世子申生

齊侯救邢封衛

管仲言晏安

齊仲孫湫觀政

晉里克

衛懿公好鶴

齊寺人貂漏師

鄭孔叔申侯

齊伐楚

楚滅弦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威公鄭辭太子華

卷三

葵邱之會

衛侯遜位激民

梁亡

用人祀神

宋人圍曹

隨叛楚

宋公楚人戰于泓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圍逃歸

魯卑邾不設備

成得臣卻獻子

晉懷公殺狐突

賦詩

衛禮至為銘

周與晉陽樊温

鄭子臧好聚鵠冠

楚滅夔

臧文仲分曹田

卷四

先軫死狄師

相術

晉侯朝王伐衛

穆伯襄仲

宋蕩意諸

楚范山請圖北方

文之無畏

長狄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狼曠死秦師

楚人滅江

楊處父

宋華耦辭宴

季文子出莒僕

東坡傳義

三

宋昭公子武氏族

宋華元羊斟

楚鬬椒

楚子問鼎

楚箴尹克黃

荀林父伯宗

公孫歸父言魯樂

東萊博議目次終

東萊博議卷之一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采亮父 校

○鄭莊公共叔段

出處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請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司馬遷曰寤生難生也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北鄙西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集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而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評註終篇以莊公用心之險立說謂莊公陷叔段於罪而斃之猶釣者之誘魚獵者之誘獸其用心之險至於舉朝舉國墮其計天下後世受其欺可謂險之

至矣只一險字作終篇血脉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鈎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

轉顧

茅鹿門曰字字誅心

又推深罪之

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為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慕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殺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百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

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眾不知莊公正欲其得眾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六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

轉顧

哀莫大  
于死  
出莊子  
齊物論  
世貞  
字元美  
王元美  
曰到此  
翻出至  
拙不獨

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其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欺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釣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文章奇  
幻立義  
實嚴

共音恭大音泰

唐荆川曰以漁獵影出莊公之至險真擒王平

○周鄭交惡

出處隱公三季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弔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評註終篇以各分主張首責左氏不合並稱周鄭無天子諸侯之分終責周不合與鄭交質不以天子自

處自失君臣之分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一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齊魯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

教全字濟之

王守溪曰開口使入音三寸

楊用脩曰進責平王識所重矣

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與情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温之麥洛之禾宜其稱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至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化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息非



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用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遠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待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

王鳳洲曰詞嚴義正左氏自應心服

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號音稱音頃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

○宋穆公立殤公殤公即與夷

出處公羊傳隱公三年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固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於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

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按博議取公羊之說故錄于此

評註責宣公好奇好高不傳于子而傳于弟所以啟殺奪之禍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爲奇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

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于仞之淵津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

而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馮音憑

○臧儂伯諫觀魚

出處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儂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評註以禍理心三字為經以畏信樂三字為緯謂進

畏之  
信之  
樂之

汪伯玉曰快論千古不磨

諫之道戒之以禍而使之畏喻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理而使之樂也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畏之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呂律之本而不能罷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

一篇主  
意重在  
此  
鍾伯敬  
曰談何  
容易

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  
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  
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  
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  
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  
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  
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僖伯  
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  
醉於面盎於背暢於四友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

鐘

孫月峯  
曰雖行  
議論文  
章何嘗  
不巧

土芥足樂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鯢龍門之鯉鬣翻  
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平  
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  
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言而止者是特知其不當為而  
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  
足為雖勸之而亦不肯為矣

唐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張權輿叩馬諫曰昔周幽王幸  
驪山為犬戎所弑秦始皇葬此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  
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

東坡博議 卷之二

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  
彼叩馬者之言安足信哉

唐憲宗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有云

梁武帝崇信佛法其後侯景叛攻破建康幽武帝於臺  
城而殺之

魯莊公欲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  
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  
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  
習之是非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周景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  
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  
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撓則和于  
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窳  
則不咸撓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撓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

磬音貴  
歷音貴

○用兵

出處凡十餘事皆春秋時用兵以奇計取勝者今以

誠者融  
才智机  
術而歸  
至明者  
也非愚  
頑情也  
而假其  
名者也

評註以誠字為一篇血脉謂君子用兵一本於誠彼  
之詐謀無自而入

文多不錄

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  
之鳥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焉得而餌  
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鳥得而亂之用是誠以  
撫御則眾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  
眾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  
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

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悉除雖古之知兵者環而  
攻之極其詐計於十百千萬君子待之一於誠而已矣彼  
之詐極其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  
常逸彼常動而我常靜以逸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  
勝之道乎然則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  
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黥髡相望而宋襄陳餘之流每  
為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  
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以偽君子對真小  
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以一杯

東坡詩話 卷之一  
之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  
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隱公問羽數

出處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成隱公問羽數於眾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  
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羽始用六佾也

評註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久矣隱公豈不知所用之  
羽數而猶問之眾仲蓋隱公之心謂以諸侯而用天

子之八佾于義理有不安焉惜乎眾仲不能推廣隱  
公之意因而糾正魯國之禮樂而但用六佾于仲子  
之廟失此會為可惜哉

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心知之身安之  
又何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  
樂用於禘祠蒸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綬兆不知其  
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眾仲豈真不知耶  
是必有大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隱公  
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

孫月峯  
曰文章  
錯落

東坡詩話

卷之一

五

東坡博義 卷之二  
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蹙然不安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爲仲子一廟而止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爲衆仲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

孫已亂之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遠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請於天子之朝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猶用未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况衆仲乎惟

穆文熙  
曰抑揚  
有法



眾仲一失其機故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重形未  
子之嘆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與之前未予之嘆在  
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與之前者眾人之所易禁於既  
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

○鄭伯侵陳

**田處** 隱公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

**評註** 懼者福之原怒者禍之門如陳侯何能為之一

語實千載耻亡之所自出

唐荆川曰首三篇大意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怒懼者福之原怒者禍之門也  
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怒之遂以為鄭何  
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  
於所怒之鄭則怒者豈非禍之門耶然則推鄭何能為之  
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蹠  
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  
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  
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為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帝以

順之  
字應德

唐荆川曰首三篇大意

東坡世說 卷之四  
戎狄何能為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是則何能為之一語安得不力  
又推廣  
詆之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諍臣何能為故敢詎諫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

秦始皇焚書以愚黔首而遺蒙恬伐匈奴築長城陳涉

一呼天下共起而秦亡

漢武帝用主父偃之議詔諸侯分王子弟于是藩國始分宗室削弱委政外戚威柄下移卒成王莽篡國之禍晉武帝時五胡雜處中國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不能用其後五胡亂華社稷丘墟

隋煬帝惡聞盜賊虞世基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行將殄盡帝以為然由是盜賊徧海內帝弗能知其後江都遇弒隋祚遂移

○盟會聘享失禮

東坡世說

卷之四

十四

出處凡二十餘條皆春秋時君臣盟會聘享始於失禮終至死亡者今以文多不能盡錄如篇中所引亦只四條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洎盟軟如忘桓公九年曹太子朝魯奏樂而嘆僖公十一年天王使賜晉侯命受玉情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與叔孫昭子坐語相泣也

評註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春秋君臣當家庭隱晦之時未嘗持敬故一旦盟會聘享當顯明之地雖勉強修飾終不能掩所以啟當時旁觀者之譏

孫月峯  
轉一旬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泣眾之容必肅於間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邊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幕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啟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處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嗤可指者相望於用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姦者每為善於人之所見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胡不

東坡博議 卷之二

鏡伯敬  
曰妙喻

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掩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珮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隙暗室

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無不發見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溉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穎考叔爭車

出處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治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

傳音附  
許城  
下也

及太達弗及子都怒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  
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射之顛  
隱公元年鄭莊公伐大叔段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  
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  
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此言何  
謂也公語之故對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子母如初

評註以孝立說謂穎考叔能盡其孝於事親之時而

舍愛以回莊公之心乃其不能推其孝于治兵之時  
而爭車以取殺身之禍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  
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在天  
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  
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  
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  
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  
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

東坡傳義

揚用修曰以不能推作生

理今守一理而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穎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乎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受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輶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敢爭

王元美曰明盡

薛方山曰褒貶揚抑大有操縱

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輶於太遠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鬪狼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置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

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  
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

大音開於葛音  
音開切 蝥音

○齊魯鄭入許

出處同前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  
蝥弧以先登暇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  
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不取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處許  
東偏使公孫復處許西偏

名蝥弧旗

評註三國同謀伐許齊魯無功不敢受鄭雖有功而  
不敢專可謂善處功利者也

汪伯玉  
曰不處  
之論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  
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  
為疎變恩為怨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  
許何其善處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  
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  
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  
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已之無功

東萊博議

鍾作敬  
曰縣許  
字法妙

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伐蜀艾平蜀而會殺之  
王濬王渾同伐吳濬平吳而渾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  
會王渾則三國禍矣許地雖褊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  
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  
齊而齊不敢受舉以與魯而魯不敢受卒歸之鄭而鄭伯  
猶不敢絕許之祀縣許之疆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  
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齊魯無功而不敢攘人之功鄭雖  
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  
功者莫若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陣戰之間哉大而共

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息侯伐鄭

田處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  
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遑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

評註責息侯不安於小國之常疑鄭陵已然心易生  
故先加兵於鄭自取喪師之辱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

東坡博議

十一



孫月峯曰下句轉入

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具於禍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息之為息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祇粟危懼猶恐不保况敢與人爭較哉當其與鄭違言之際能自處於小國之常則鄭必不能自違於息息亦未必取敗於鄭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

李本寧曰立論感慨大儒絕妙文字

不難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有違言鄭不加兵於息息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奉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

此段議論警策之甚

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弑隱公

出處隱公十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讚公於桓公而請弑之遂弑隱公於蔦氏而立桓公○初魯惠公元妃無子而繼室生隱公其後惠公再娶生威公隱威皆非正嫡而隱居長當立隱公承及之志欲立威公而威尚少故隱公攝居君位以

○及嘗作父

待威公之長而遜國與之

評註謂隱公之弑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隱公遜國于其弟甚義舉也貪戀數年去位不亟遂蹈弑奪之禍非為義而得禍乃為義不盡而得禍也後之為義者監隱公之禍敢不勉乎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况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威公威公反不亮其心而弑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

凌季默曰東萊文字每以反振得勢威公即桓公東萊避欽

也宗諱故

義矣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人皆以為隱公之弑敗天下  
為義之心吾獨以為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是何耶隱公  
之弑非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  
明迹甚顯當威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  
可壅粉威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介然之隙  
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育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  
可恨者特為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  
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威公之  
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入則不仁者不敢

其牆不義者不敢至其廬况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  
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不忌是必隱公  
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  
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  
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  
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  
將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威公之疑而卒至於殺其身  
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  
遽受大禍望心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然

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為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故曰勉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

汪伯玉曰殺身成仁義何嘗不禍哉然備責隱公處議論殊快人意

○臧哀伯諫郟鼎

出處桓公二年宋督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郟木鼎賂公取郟木鼎於宋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云云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係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評註謂桓公弑其兄而奪之位魯之賊也臧哀伯不能為先君討賊反為忠言以補其闕其于威公信無負矣寧不有負于隱公平

鄰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郟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

者則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威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劓刃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卿有祿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補其闕其於威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斬鬪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鬪毆以斬鬪而概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概鬪毆微罪也彼威公親為弑逆而不忌况可責其取亂人之下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

唐荆川曰引喻甚確

丘瓊山曰數語大義凛然哀伯實無辭以對

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其義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旬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卽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向若威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

嘗謂羽父之請為威公畫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威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出處**威公二年初晉穆侯以祿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至云惠之二十四年在春秋前晉封桓叔於曲沃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其年王立哀侯于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七年曲沃

伯殺小子侯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評註**嫡庶長幼之分天實為之晉穆侯於名子之際妄意輕重遂致曲沃覆滅宗國之禍周王又從而封之致使後世庶奪嫡少陵長皆晉與周自亂其天然之分以致無窮之禍

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為也聖人制為定分有國家者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由開闢以來共守是分而不敢變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主

王聖俞  
曰引証  
確當

季札不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  
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遠巡却避者豈非不忍以一  
國私欲之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也嫡庶長幼之定  
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  
私愛命名之際安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幸覆宗國爲周  
王者又從而寵秩也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  
者至是皆壞後世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變長篡  
奪之禍史冊相望約中國於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  
與周啓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

衆之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  
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  
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壞守以甲兵則有時而斲  
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  
出於天者乃有國者之所恃也無故而亂天下之定分是  
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王元美曰嫡庶長幼歸之于天令人恨不得急不得爭  
不得自是文章得大主腦處末一段精采陸離更見力  
厚

齊鄭衛戰於郎

出處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以其為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奔衛鄭來戰於郎鄭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

評註鄭忽救齊有功自謂過人至欲躡士爵而又伐魯初不知盛德大功皆當為之事何過人之有哉

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兩端之外哉古今

王濟之曰議倫博大白能服人  
王聖俞曰高論

以驕矜為通患抑未之思也蓋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為耶則亦饑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雖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為過人亦惑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忽救齊雖曰有功然拯災恤憐亦諸侯之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蹊之又從而加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處大國之



鍾伯故  
曰刻劃  
處鬚眉  
俱動

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帥之時囚一帥陳俘敵振旅以獻於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餽饋之原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甚而詆以狡童曾不以君視之受侮至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其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

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知也一身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

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出處桓公六年初齊侯欲以女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不從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以厲公歸

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七年鄭弑昭公

評註為國而依人以為重不惟人不足依而禍實生于所依焉使鄭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忽之失國在于微弱而不在辭昏也為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常存可矣猶

孫月峯曰攻擊精愈徹

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謹事之想其心自以為得所依矣及阢於楚師析骸易子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宜莫如晉晉猶不可依况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焉者魏孝武脅於高歡所恃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此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乃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寔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人皆咎鄭忽之辭昏不能依太國以

爲固殆非也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豈  
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  
世徒見其以微弱致禍遂并以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得之  
於辭昏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焉得以後之  
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木國何爲  
信斯言也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  
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與  
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  
福周雅之百祿皆吾有也尙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

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  
不以入廢言釋然開悟則天下之福無在我之外者豈曰  
小補之哉

○詹父以王師伐虢

田處桓公十年虢仲讚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  
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評註以理分一字立說謂一犯分而訴其君雖直而  
亦曲矣豈有犯分而得謂之直乎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

○得  
之謂  
作與

分者皆曰分可勝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  
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  
世之分亦何爲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  
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號公讚其大夫詹父於威王詹父有  
辭王爲之伐號而出號公以臣逐君固可罪也然人之咎  
是者不過曰號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威王不當以  
曲直之理廢上下之分耳其罪威王則是也其所以罪威  
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  
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

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以矯威王之失乎所謂君  
臣無獄者固可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  
隨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  
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  
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  
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  
犯理者乎予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  
之事也弟之殺兄者先有殺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殺之  
事也臣之訴君者先得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

孫月峯  
曰字字  
名言

分疏得  
明折

也當詹父元咍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咍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周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安得有犯上之豐耶惜夫威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也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

於古哉

所謂分者理之所謂分也犯分即犯理字字名言

○虞叔伐虞公

田處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襲我逐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也

評註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此二句可爲此事之斷案又朔出斷意言人能以貪財之心而求道

以吝財之心而守道則所得詎可量歟此是就常說  
中發出斷意所以為妙

不立冒  
頭竟作  
斷家又  
丁格

王守溪  
曰洗發  
名理淵  
然  
季默曰  
胸中筆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一法也名雖不一  
而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  
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  
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  
釀莫大之釁也然則如之何曰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  
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  
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從而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

下無一  
痕潘澤

鹿門曰  
此論從  
孟夫子  
好色好  
貨中得  
來

題意易  
了必翻  
入求道  
方見文  
章喫緊  
處

吝固不可強使之無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冰  
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  
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念所  
謂念者初無二也世所以指虞公為貪者以求財不厭耳  
苟用是念以求道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必求為  
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異世所以指虞叔為吝者以其  
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  
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異向之惡今之  
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曷嘗有二念哉

戰軫二  
國名

○楚莫敖屈瑕

田處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於郢郊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何濟焉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白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下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鄖曼楚  
武主未  
人

覆諸山下大敗之○十二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鄖曼鄖曼曰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評註謂屈瑕初受教于鬬廉以取蒲騷之勝後用采樵誘敵之策以敗絞人便謂能盡用兵之術矣卒取

敗于伐羅軍敗身喪貽笑後世蓋屈瑕之死生係于  
伐絞之勝敗也

汪南溟  
曰議論  
能品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  
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  
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  
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  
湖椎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掛山倒海之風轟  
庭澎湃奔鯨駭蚪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棄失舵身膏  
魚鼈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

凌稚隆  
曰入題  
便捷

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  
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  
蒲騷自知將畧非良委計鬪廉教以次郢禦四邑者鬪廉  
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鄖者鬪廉也教以師不在眾不疑何  
卜者又鬪廉也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  
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  
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  
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  
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筮咎之耳削規破矩



楊用脩曰此東萊一篇主意

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債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鬪廉之謀今採樵誘敵之策豈亦鬪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絀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五欲斃之手符堅之治秦

鍾伯敬曰論定未以天

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以新矢丞相置觀以聳訟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拔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如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辨乎迄自用而致泐水之辱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傳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源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豈不甚可畏耶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田處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不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因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必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而觀起弃疾請尸既葬遂縊而死

評註雍糾欲殺祭仲而謀于其女楚子欲殺子南而謀于其子雍姬告之而殺其夫子南不言而殺其父君子處雍姬棄疾之變則當如何斷之曰此君子所必不遇之變所不必講之事也吾誠君子亦有人敢以殺吾父之事而謀諸我乎

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于其子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

李九我  
曰始終  
只言君  
子不遇  
而事  
亂人  
然言  
矣

而世未有能輕重之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  
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  
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  
心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利其親世之  
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姬容望者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悞  
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  
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甲聞之相毀訾者逞其所  
厚在席必為之止父子夫婦朋友比哉雍糾不以雍  
姬為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垂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也

知一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  
者幾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壞谷也果君子則必不主聞  
此言果聞此言者則必非君子兩者焉可並立耶吾之所  
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為君子而復遇此變者  
也今緩於為君子而急於講一人之得失不欲自此變而  
欲當此變抑未矣故曰雍糾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仇壽

田處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殺于夷姜生伋俱諸右  
公子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生壽及

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夷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彼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曰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乎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旗以先盜殺之彼至曰我之求也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宣公卒一公子立默年惠公奔齊○莊公六年惠公入放公子默年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評註**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理也以此二字之賢而生于浮亂之中猶見天理之不可泯也然以宣公

謂之浮亂而有君子之賢豈乖氣反足以致祥耶蓋此而為者君子所謂祥而衛國所謂異也然而衛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一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慧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孔子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彙也衛宣公之無禮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逆為奸為惡而彼壽二字並生其家然則天

王文恪曰善哉天理

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為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亂矣凡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不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而長所見聞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皆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白淫朋

凌約言曰又下轉文字奇幻

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謹謹交作致二子之死以救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半之誅其為變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為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斃葉孫也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矣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種穡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

昆湖曰  
二語收  
束前後  
有擒有  
縱有結  
其有伏  
趣其有  
理

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凶莽滅裂而坐待倉廩之盈可乎？  
之子之受於天者，太舜之資也。其處頑父，置母之間，終至  
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其所  
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即知大理之  
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  
人之際，達性命之原者，何足以知。

○威公文姜如齊

田處桓公十八年，公將與文姜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尹

鍾伯敬  
曰以城  
寇為喻  
立意高  
奇而格  
奇

櫟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評註：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威公。  
文姜犯禮如齊，自隳其城郭，所以致殺身之禍。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  
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特以欲  
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玩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  
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  
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

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  
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大人父母及則使木夫寧  
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時亦禮也是  
二禮者人不過以爲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行也及  
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  
爲天下笑一出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以斯去禮耶  
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天守而  
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矣吾之所以孤  
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恃禮而已無此禮則無

此身陞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乎  
環珮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至勞之  
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  
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者樓櫓密猶恐  
其疎墮墜雖險猶恐其夷豈有厭樓櫓之太密恐墮墜之  
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居之猶恐其  
逸曲惡三千猶恐其簡也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楚武王心蕩

出處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

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

評註楚武無理義以養其心所恃者血氣一剛耳死

期將至血氣既衰故心隨之而蕩焉若聖賢以心御

氣而氣聽命于心故勞逸憂樂死生雖變于前而此

心不為之少變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眾人也凡氣之在

入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懽生則盈死則涸命變則

汪南溟曰斷頤如破竹之勢

王文恪曰文勢矯健

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而氣反為志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薛席之時易箦之際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楚武王憑陵諸葛臨敵多矣迨其季年代蕞爾之隨而心蕩焉彼初未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



孫月峯曰精透

李本寧曰各理淵然

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能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且歸之天而又歸之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求他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蠶生於稼而害稼者蠶也蚶生於醯而敗醯者蚶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使楚武而悟則賊善心者豈他人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蓋亦鉅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一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為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墮亂

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參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勅敵耶鍾伯敬曰論治心養氣精微透徹深得天人合一之旨然鄧曼一婦人既前知莫教之必致今又知二祿之且盡其慧心明眼自不可掩

蓋山勢之險阻自不可測  
 然其勢之險阻亦不可測  
 驗山形之險阻亦不可測  
 其五者亦不可測  
 諸如... 而其... 亦不可測

音田

